

座钟里的旧时光

旧影重现

墙角木架上那台落灰的“三五牌”座钟,指尖拂过玻璃罩,灰尘簌簌落下,思绪却如缆绳般被拽回尘封旧时光。这台陪伴家庭三十载的座钟,藏着两代人的温暖往事,更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匠心与坚守。



周末整理柴草间时,我在墙角木架上发现了一台落满灰尘的“三五牌”座钟。钟面蒙着层灰,指尖轻轻拂过玻璃罩,留下一道清晰的印记。望着它,记忆如潮水般漫来,将我拉回那段被时光尘封的旧岁月。

这台座钟是结婚时妻子娘家的陪嫁之一。在那个物资并不丰裕的年代,它和崭新的上海永久牌自行车、蝴蝶牌缝纫机一起,被亲戚们抬进新房,成为婚礼上最珍贵的“嫁妆”。它安静地立在五斗柜正中央,蜜黄色的木质外壳温润光亮,钟后有个半块巴掌大的小门,黄铜机芯藏于内,两把上发条的钥匙静静躺着。每当清脆的滴答声在房间里回响,仿佛都在宣告一个新家庭的开始。

“三五”这个名字,背后藏着国产钟表的突围故事。当年为打破洋钟垄断,上海中国钟厂潜心改进机芯,把国产钟表七天走时提升

到十五天,“三五”之名由此而来。这小小的座钟,是那个年代民族工业奋起的缩影。

婚后,我和爱人在两个工厂上班。每日清晨,座钟像无声的敲钟人,准时唤醒我们奔赴岗位;暮色降临,清脆的钟鸣又静静等候归家的我们。寒来暑往,它成了生活里最贴心的伙伴。我上三班倒时,最愁零点班(午夜0点到早上8点)。夏天热得睡不着,还能看书或看场电影再去上班;冬天深夜被叫醒上班,实在不愿,总迟到。有了座钟后,我把它调快一刻钟,提前十五分钟,十二下响亮的“当当”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,之后再没迟到过。

后来我到机关上班,女儿上了幼儿园。卧室里的座钟依旧准点报时,和窗外的鸟鸣一起将我叫醒。早晨锻炼、吃早餐,听见熟悉的钟声,就送女儿

去幼儿园,自己也去上班。几十年来,我坚持每两周给座钟上一次发条,像给汽车加满油,让它精神饱满地转动。钥匙插入玻璃罩小孔,发条一圈圈收紧,仿佛握住了整个家庭的时间。看着永不停歇的钟摆,我常心生感慨:老钟日复一日分秒不差,从不邀功、从不懈怠,这样踏实纯粹的品格,值得我效仿。

几年前,座钟突然停摆。妻子劝我:“这老式座钟太陈旧了,换个流行的电子钟吧。”我心里虽万般不舍,还是顺着她的意思买了电子钟。这台陪了我三十年的座钟,像完成了历史使命,被我放到柴草房。

如今,座钟又回到了木架上,玻璃罩擦得锃亮。滴答声再次在房间里回荡,像老朋友在低语,诉说着那些被时光珍藏的温暖与坚守。

[北京] 朱洪涛

难忘那年求学路

我生在关中平原的农村,苦读四年乡村小学后,1956年考入县城高小,两年后又考上县城唯一的初中。当时全县千余名小学毕业生仅招180人,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。

考上初中后,全家既喜又忧——农村家境贫寒,收入仅靠父母种地勉强糊口,哪有钱交学费?上学要交二元伍角学杂费,加上作业书本费共五六元,在当时是笔巨款。

为挣学费,我决定进城打工。那时我十三四岁,家离县城近,便进城寻杂活。一天,我走到县城初中门口,见建筑队在盖房,便壮胆询问工头是否需小工。工头见我肯吃苦,动了恻隐心,答应让我干,日薪二元伍角。

第二天,我揣着两个馍当午饭,到工地抬砖。连续三天,我挣了七元伍角,拿到钱时兴奋不已——学费有着落了!

如今,打工挣学费的事仍尘封在记忆里,每到开学季,便会想起那段在砖缝里“刨”出学费的岁月。

[陕西·西安] 李树发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【投稿邮箱变更通知】

本版自即日起启用新投稿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原邮箱已停止使用。感谢各位读者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,期待您的来稿!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26

离开三山岛两年后,齐锐新在突击完成国务院下达的“七五”期间生产80吨黄金的任务中,因用力太猛,身体被过度透支,突然垮了下来。1987年4月,他在成都参加完四川省黄金工作会议之后,深入四川安昌河金矿、白水金矿,陕西山阳县黄金十四支队和河南三门峡黄金九支队考察。考察途中,突然一夜夜地失眠和咳嗽,痰中可见淋漓的鲜血,回到北京上301医院一查,确诊为中晚期肺癌,而且已经向脾脏及骨骼多处转移,让人痛心的是,由于病情发现得太晚,又发展得太凶,虽然有良好的医疗条件,也没能挽回

他的生命,于半年后的10月24日不幸去世。消息传到黄金部队,传到十七支队,传到各个部队,指战员们都痛惜不已。他只活了60岁,刚刚满一个甲子,在国家和部队都需要他的时候,倒在了他找金挖金的工作岗位上,兑现了为国家黄金事业“肝脑涂地”的誓言。

诚如一位伟人所言,要奋斗就会有牺牲。就在齐锐新患病倒下的时候,十七支队参谋长牛幸娃在施工抢险中不幸牺牲了,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壮歌。

4

部队改警之后,全团干部战士真正稳定下来。经过1985、1986年两年拼搏,三山岛金矿工程初战告捷,北风井、南风井、斜坡道、竖井四大工程项目都在按

预定计划推进。参谋长牛幸娃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现场管理与技术指导上,既管进度,又管安全,还管质量,坚持跟班作业,几乎天天在第一线,同基层官兵打成一片,各个掌子面情况烂熟于胸,对各连队的任务完成、存在的问题了如指掌,及时帮助化解施工中的各种难题。对前所未有的挑战,他临危不惧,每次发生突发性漏水、塌方和泥石流等灾害,都无一例外战斗在最前沿,投入到惊心动魄的抢险救灾战斗中。他冲锋在前的英勇行为,激励着十七支队官兵,也把自己置身于时时刻刻面临死亡的境地。也许应了那句“瓦罐不离井沿破,将士总在阵上亡”的古语,牛幸娃在处理一次透水事故时献出了年仅40岁的生命。

1987年4月,慕古秀任代理连长的九连,正在斜坡道-285米处

下掘施工,凌晨3点,当第一茬炮放过后,发现掌子面已被大水淹没。-260米水平以下属地下水富含地带。慕古秀在施工处时时小心,采取了打孔探水措施,没想到还是惊动了“龙王爷”。“龙王爷”发了脾气,刹那间把海水放出,以每小时200立方米量沿斜坡道上涨,如果任其发展,已打好的斜坡道就会被淹,整个工程将被迫停止,损失不可估量。

斜坡道-260米发生大涌水时,正逢支队长梁占刚外出开会,政委于俊和参谋长牛幸娃等支队领导,带工程技术人员火速赶往现场,共商排水抢险方案。安装连连长也带领维修班、焊工班、电工班共20名战士赶赴现场,投入到排水抢险的战斗中。

待续